

大象人物书简文丛

致胡风书信全编

路翎

 大象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致胡风书信全编/路翎著;徐绍羽整理. —郑州:大象出版社,2004. 4

(大象人物书简文丛/李辉主编)

ISBN 7-5347-3371-5

I. 路… II. ①路…②徐… III. 路翎(1923~1994) —书信集 IV. 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18335 号

致胡风书信全编(路翎)/大象人物书简文丛

丛书主编 李 辉

整 理 徐绍羽

责任编辑 沈 顿

责任校对 石志平

装帧设计 王翠云

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 (郑州市经七路 25 号 邮政编码 450002)

网 址 www.daxiang.cn

制 版 河南大象出版技术服务有限公司

印 刷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

版 次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640×960 1/16

印 张 18.75

字 数 263 千字

印 数 1—1 500 册

定 价 32.00 元

若发现印、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印厂地址 郑州市商城路 231 号

邮政编码 450000

电话 (0371)6222800~3081



作者小传

路翎(1923～1994)

原名徐嗣兴，生于南京，祖籍苏州。小说家、剧作家。四十年代蜚声文坛，成为『七月派』的主力作家。处女作《『要塞』退出以后》，代表作《财主底儿女们》、《『洼地』上的战役》。五十年代因胡风问题沉怨二十年。八十年代复出后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散见于报刊。

會定：

廿六日信收到。

我劝这兄弟要继续写，帮周记写得多些了。赶快一点寄回，想
要寄一个铁打三版的剧本，但现在还没有什么好时，等天边的云彩
气来再为时。

叔父们很崇拜这个东西。叔父看了他们，心口上，有点替一点
感觉，因此心是替对民族音乐地位所起的作用估计太高，但
原由本身却尚未看。能望得到不致于万分的。叔父齐德也看有
叔父，这两天说。

周扬对芦沟的那篇东西，很要命的。而讲谈文化也未能见到。记得某些同志例如讲淮军（指渡）错误的思想。芦沟那天曾把“古”字错他由宋本改作此字。（他的训诂学，钱宾四不太赞成，在清华时点过），他也有著一些，像这些）。若果不改，打商朝何用。

杨兄的老例所记, 不待论。谈星书的内容不确实, 附记于此
付云。谈星是杨兄的发明。

板又很很壞，死不了小蜈蚣。也不結（結，又利索）。板背草的
的樣如（牛屎）白（白）滿（天），陰（天）不（利），利（利），利（利）
要（要）用（用），但（但）一（一）時（時）不（不）大（大）可（可）利（利）已（已）。

同治甲子，無下文。同治庚子，同治庚子，同治庚子，同治庚子。

凡上密机件收到，在来报时即行译出，已译完的再寄
点。平来，如已寄出，预编一密件。

祝融！

易正卷之十

經 濟 部

上海區燃料管理委員會南會辦事處

答兄：

近來得信甚急。在海上已寄上信件，不知希情
形如何。不之，以決定要在此處，我們當去詳細
地弄清楚那工廠底實際情形。它現在是僅僅着
着海是着起來，再款拘下去，局勢、物價等之變
化也影響這等生意的。

幾個月來，害了病，病得不小，而於鄉村中農人的
人極明。到南京已近二年，是得復快的樣子。而若這幾天
就要一燒，一燒是在病醫院中。情傷腦筋，官係在
院和寓所在院中，是可怕的東西。

北極上讀到「一九〇一」，覺得奇怪。我們像一天天地是
近那個目標，但障礙都多。六十年上的荒蕪似乎也
正是那時候，他們已不厚於這荒蕪，他們沉默
着。你看見那老子的樹林樹之類，王八之文章，一四。仿

字第

號第

頁

年

月

日

禁足。

（注：特向向之同志，特向加恩恩，也可以说是不容易，特指出一批人。我和向之同志，则以后之再版的机会有可能是最近的最小一个机会，新出来搞北那件一案件是可以做的。再整理一立即寄你。

本報上有關於「禁烟」字，禁烟社呢，有在雜誌中又提到專（者）沒有，現在有些關於吸烟得報，現在報外而被打擊，以此報外它的小說片一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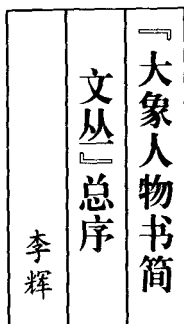
1. 林山指那样子, 实在是太难的。向达说: 现在不找这些资料最好, 不然从省, 他也可以和那个演的那些记录打一仗, 露出更多的煤炭来。向达说: 建设, 现在是不可能的那样, 我希望他不要找那个什么, 所以一大片拖得不能动, 等。

५३.

2 5月11日

11月14日，我整好一件由外寄，它出的才稍大。11月15日再拆穿。但按一件
要拆成一件衣来，现在时初没有，缝补件的工作更忙。拖累有
十天吧。有空就补，并给侄儿商量一下。
依明英的信也收到。 11月15日

三/11+510



人总是在矛盾状态中向前走着。

电脑、互联网……一种又一种新的写作工具、交流手段，给我们带来便利，带来兴奋，同时，也不可避免地带来失落，带来感伤。十多年前，我曾撰文为电脑写作将使手稿消失而感到遗憾。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用电脑写作，未来的人们不仅很难欣赏到诸多作者各具特色的墨迹，更难以从字句的修改来了解作者思想的脉络以及行文风格的形成。

当发出如此感慨时，我还没有想到，互联网这一更为便利、快捷的通信方式，已走进我们的生活。“伊妹儿”——一种全新的鸿雁传书，继电话之后，在更大程度地改变着人们传统的交流习惯。

上网的人们，仍在写信，仍在相互倾谈，但已是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情绪波动的过程。风格各异的笔迹，被千篇一律的印刷体所取代；书写信封、张贴邮票的亲切，被键盘清脆的敲打声所取代；等待邮差敲门的焦急，拆开信封的激动，躺在床上一页一页翻阅的悠闲，被电脑显示器上的随时出现的字母和数字所取代……一切都是全新的形式，全新的体验。

不必伤感，不必失落。新的交流方式最终也会形成一种新的书信文化，在这一点上，我很乐观。

不过，正因为如此，传统的书信方式更值得我们重视，更值得我们尽可能地予以关注。这便是推出这套“大象人物书简文丛”的初衷。

在这套书之前，我还主编了一套“大象人物日记文丛”，为它写序时，正是2003年4月下旬北京SARS肆虐的时候。今天，又为这套“大象人物书

简文丛”写序,恐惧与危机似已过去。短短两个多月,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,每个人都经历了难忘的日子。想必如同有不少人会把自己的感受写进日记一样,我相信也有不少人用传统的书信方式和新的“伊妹儿”方式,向亲朋故旧描述了各自的心理历程和现场目击。许多年后,它们如果有机会发表,都将是一段历史的真实反映。

书信与日记一样,是最具个人化的写作之一。原本意义上的书信——如同日记——不是为了发表(一些公开信除外)。写信人可以随心所欲、无所顾忌地与一个既定对象倾谈。家事、国事、天下事,事无巨细,均在信中。于是,岁月流逝而去,留下来的私人通信,往往就成了个人生活、社会风情、历史变迁的真实记录。将这样的书信整理出来予以出版,就有可能使文化积累、历史记录多一些角度、多一些细节。同时,一些书信因作者的杰出才能和丰富修养,还有可能在文学创作领域占据一席之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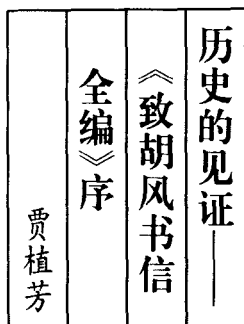
这套“大象人物书简文丛”率先推出的是几位作家的书信,它们是巴金的《侠简新编》、胡风的《致路翎书信全编》、路翎的《致胡风书信全编》、萧军的《家书》、孙犁的《芸斋书简续编》、黄裳的《来燕榭书札》。以后,作者队伍将逐步从文学界向其他方面扩展。

应该特别说明一点,本套丛书以及日记丛书书名,均冠以“人物”而非“名人”,一字之差,其实预示着选题拓展的可能。重视名人,但不限于名人,不同领域的不同人物,他们的书信或者日记,只要有历史价值,都将列入其中。我向来相信,随着越来越多的历史原始记录的整理出版,我们对一代又一代人物的认识,对文化发展脉络的认识,对历史细节的认识,才有可能更接近于客观真实。在这一点上,星星点点的搜寻、发掘、整理,虽不像振聋发聩的鸿篇巨论那样容易引起轰动,引起关注,但在解读历史、认识现实方面,同样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。这也是我为何一直对史料情有独钟的缘故。

很高兴得到大象出版社的全力支持,在推出“大象人物日记文丛”的同时,也推出这套书简丛书。

是为序。

二〇〇三年七月六日于北京



接到故友路翎女儿徐朗来信,说是她与大姐绍羽花了近半年的功夫,将她们父亲写给胡风先生的信按时间顺序编排好,而在此之前,绍羽已花了近五年的时间抄写好她们父亲从1939年到1953年期间写给胡风先生的346封信,并经李辉介绍,将由大象出版社印行。这一切就绪后,她们姊妹才想到找人写序的事,并认为我是最佳人选,因为我不仅是她们父亲的老朋友,也是她们家庭的熟人,更何况我们又都是所谓“胡风反革命集团”运动中的同案犯,或用《胡风反党集团第一批材料》的编者按语的语言说,我和她们的父亲路翎都是“和胡风长期混在一起的人”,虽然我们都是由向胡风先生主编的进步文艺刊物投稿而结成友谊的。

徐朗姐妹编辑的这本《致胡风书信全编》,共收录现存的全部书简346封,时间为1939~1953年,其中1939年7封,1940年21封,1941年5封,1942年25封,1943年14封,1944年34封,1945年31封,1946年34封,1947年46封,1948年23封,1949年24封,1950年33封,1951年11封,1952年33封,1953年5封,1954年以后的信件却付之阙如,这是因为随后的1955年,发生了被时人称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文字狱的对所谓“胡风反革命集团”的批判与斗争。这一年5月13日,《人民日报》发表了《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》,编者在按语中号召“和胡风混在一起的人”(主要是指为胡风解放前编的刊物和丛书《工作与学习丛刊》、《七月》、《希望》、《七月文丛》、《七月诗丛》撰稿以及与胡风有交谊的人们)把胡风的“密信”像舒芜那样地“交出来”。据路翎回忆,他曾为此事和胡风谈过,胡风劝他

“一封也不要留”地交出去，而随着交“密信”的号召，胡风 and 被称为所谓“胡风分子”的路翎等人也被抓捕审查。路翎被关押了20年，刑满释放后又作为扫地工在监督下劳改了5年，直到1979年方平反恢复名誉，回到原单位中国剧协工作。

历史往往充满了悖论，这里收录的路翎致胡风的346封书简，是胡风平反后1986年公安部发还给胡风并由梅志转送给路翎的。这些信如果不是被收集保存在专政机关，还留在收信人家中的话，“文革”中早已被付之一炬，成为灰烬了，这也是历史不幸中的小幸以及生活的辩证法的表现。也因此，这里收录的路翎致胡风书简，是否全部完整，就很难说了，因为我收到的梅志送还我的历年写给胡风先生的信简中，就缺少了批“胡风集团”时被目为“密信”受到摘引与批判的那些信件。

但从路翎与胡风交游史以及路翎的文学、生活和事业与胡风的关系的角度看，这些信基本反映了路翎文学思想与创作史的全貌，读者可以从中看到被史家评为中国40年代的代表性作家路翎之所以为路翎的历史实况。以1939年向胡风主编的《七月》投稿被刊发为契机，路翎开始了与胡风的友谊与文学事业，由文学事业上的朋友成为生活中的朋友，他们之间除过相互访问、面谈外，还有频繁的通信上的交谈，可以说，正是在胡风这位左翼文艺理论家的帮助和影响之下，路翎方在文学事业上健康地长成为一代作家。到50年代初，路翎的主要作品，如中篇小说《饥饿的郭素娥》、《燃烧的荒地》、《蜗牛在荆棘上》，长篇小说——也是路翎文学创作中的扛鼎之作的《财主底儿女们》以及短篇小说集《青春的祝福》、《求爱》、《在铁链中》等的创作、发表与出版，以及剧本《云雀》的公演，都得力于胡风的帮助与推荐。胡风不仅支持路翎在文学事业上的茁壮成长与发展，在实际生活中也给路翎很多帮助。1939年经胡风介绍，路翎进入陶行知在重庆北碚办的育才学校做文学组的艺友；1949年南京解放后，胡风又推荐路翎到南京军管会文艺处担任创作组副组长——由此，路翎由一个旧社会基层的职员，正式成为国家专业干部；1950年又由胡风推荐，调到北京青年艺术剧院创作组任副组长，同时在北京安居。但随着时势的发展，路翎虽然从创作选题到创作思想主动向主流意识形态靠拢，但他的文学活动仍不断受到刁难，吃力不讨

好。如他在1950年写的剧本《人民万岁》、《英雄母亲》，以及1951年写的《祖国的女儿》等，都遇到干扰未能上演，同时还受到批评。路翎在青年艺术剧院也受到很大的压力，后从青年艺术剧院调到剧协剧本创作社任创作员。1952年12月末，由于路翎的主动要求，他与创作室的同志一同到朝鲜前线参加抗美援朝斗争，体验生活。1953年7月朝鲜停战后，路翎回国写了一系列以抗美援朝为题材的短篇小说和散文（如《战士的心》、《初雪》、《板门店前线散记》、《“洼地”上的战役》）。之后，他又开始撰写以抗美援朝为题材的长篇小说《朝鲜的战争与和平》（后来更名为《战争，为了和平》）。但从1954年5月起，全国几家大的报刊，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始了对路翎所写的《“洼地”上的战役》等抗美援朝小说的批判，为此，路翎写了上万字的反批判文章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》，该文连续刊载于《文艺报》。之后，路翎也就被迫搁笔了。1955年，胡风事件爆发，路翎被捕。抄家、审查、关押，一晃过了20年，刑满释放后，路翎已成为一个精神麻木、形象呆痴的老人，又在监督下做了5年的扫地工。

因之，这本囊括了现存的路翎致胡风的全部书信的书籍，不仅作为历史档案材料有其特殊的历史意义与价值，对研究路翎与胡风的关系与交往史，对研究路翎的文学思想和创作以至他的悲剧生涯与命运，研究“胡风集团”冤案，都是第一手的材料与历史见证，即使作为文学作品看，它们也都是情文并茂的散文作品，具有可读性与欣赏性。

读者朋友们如果有兴趣研究路翎与“胡风集团”事件的话，我推荐下列各类文章材料做参考：1.《胡风全集》书信卷内收录的胡风致路翎信137封；2.路翎《哀悼胡风同志》、《一起共患难的友人与导师——我与胡风》；徐朗《心灵解放的春天——父亲的晚年》（它们收录于张业松与徐朗编的《路翎晚年作品集》中，上海东方出版中心，1998年版）。更值得注意的是人民出版社1955年出版的《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》一书，书中将缴获的胡风与朋友之间的来往书信（即所谓的“密信”）断章取义地加以引用和无限上纲地加以论证，在第二批和第三批材料中，就曾引用了不少胡风和路翎的通信作为“罪证”。

这本书简集附录的路翎二女儿徐朗的《心雨》，是一篇很有内容与感情的非诗非文的美文，可以称之为“徐朗痛说家史”——她父亲的文学创作史和受难史。出生于1947年的徐朗，青年时期由于受到父亲蒙冤入狱一事的刺激，生活上和精神上一直有着巨大的阴影，目前也还未完全恢复到正常的精神状态。但从她父亲80年代平反后，她就积极参与了父亲著作的整理与出版，以及与文艺界朋友的交往。在整理路翎遗作上，徐朗的工作除这部《致胡风书信全编》外，还有本文所提到的她与张业松合编的《路翎晚年作品集》（其中收录了她写的《心灵解放的春天——父亲的晚年》和《路翎晚年未刊小说简介》两文），并参与了林莽编的、在她父亲祖籍地安徽出版的四卷本《路翎文集》（安徽文艺出版社，1995年版），以及前此一年由同一出版社印行的晓风编的《胡风路翎文学书简》的编辑工作。1979年，我进京开会顺路访问她的父母时，也是由她接待，此时她与父母共同生活，并照应她的年迈的双亲，是他们晚年工作与生活中的助手。去年（2002年）10月份，在上海举行第二届胡风学术讨论会时，她也曾应邀参加。我看她神情有些木讷，和1984年秋天我两次访问她们家庭时相比，她的精神健康与神情，前后判若两人。但去年11月老妻任敏辞世时，却很快就收到她拍来的唁电，使我感到慰藉，因为她头脑仍很清醒。现在她将为此书写的《心雨》，作为本书的跋文，也可以看做是女儿向亡父呈献的一瓣心香。徐朗与她的父亲路翎，都是在特定的历史社会条件下精神负伤的人，我祝愿她早日完全恢复健康！

兹摘录我为张业松和鲁贞银合编的《路翎批评文集》所写的序文——《一双明亮的充满智慧的大眼睛》——中的两段话，作为本文的结语：

路翎是以小说和戏剧创作贡献于中国文学的，他年轻的时候生活在社会底层，接触各个社会阶层的生活，他把握创作题材的方法和审美精神，都来源于他的特殊的生活经历，他用他创作的成功，证明了胡风许多文艺理论观点的正确；同时，他也努力学习中外文学特别是俄罗斯文学的成功经验，接受了胡风文艺理论的观点，并在生活和创作实践中，充实和完善了它，又通过自己的理论活动捍卫它和宣传它，这些文论就是一个证明。

他因为他的文艺创作与理论活动而受难,也会因为他的文艺创作和文艺活动而永生。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,他的灵魂应该得到安息了。

是为序。

2003年9月25日于上海

目 录

001/历史的见证——《致胡风书信全编》序——贾植芳

001/一九三九年自重庆(七封)

009/一九四〇年自重庆(二十一封)

031/一九四一年自重庆(五封)

038/一九四二年自重庆(二十五封)

064/一九四三年自重庆(十四封)

077/一九四四年自重庆(三十四封)

099/一九四五年自重庆(三十一封)

119/一九四六年自重庆、南京(三十四封)

139/一九四七年自南京(四十六封)

168/一九四八年自南京(二十三封)

184/一九四九年自南京(二十四封)

203/一九五〇年自南京、北京、秦皇岛、北京、南京(三十三封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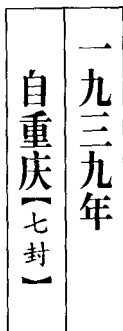
237/一九五一年自北京、天津、北京、大连(十一封)

246/一九五二年自北京(三十三封)

275/一九五三年自朝鲜(五封)

278/心雨(代跋)——徐 朗

282/整理说明——徐绍羽



【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四日^①自重庆^②】

胡风先生：

我的名字和东西，对于您，对于《七月》，还很生疏吧！

《七月》在抗战以来的文艺岗位上所建的纪录是可佩的，当然，我们希望它更充实地战斗下去，它可以为我们做更多的事——凭着它以前的历史和先生们今后的努力！

用我的东西介绍我自己吧：我还是一个稚气的青年人，迫近文艺不过一年多，以前所写过的东西很少，这篇《妈妈的苦难》是最近写的，人当然不能批评他自己的作品，而母亲对于最坏的孩子也是爱护的！

意思是一贯的；但这题目却似乎不适当，似乎嫌轻——假如够得发表的资格，请不客气地修改它！这总算做我学习的一个路碑罢了，假如对于《七月》有什么“妨碍”的话，请不发表吧！

那么，请您寄回来！暂时通讯址：重庆化龙桥李子坝冯家院徐烽收。

专此即颂时绥。

流烽草上^③ 四月二十四日

① 这是现存的路翎给胡风的第一封信。此时，路翎在重庆的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宣传队工作；胡风在重庆编文艺刊物《七月》，并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研究部主任及复旦大学教授等职。

② 每封信的发出地为编者所加。以下不再另注。

③ 路翎曾用“流烽”作笔名。

【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八日自重庆】

七月社：

前两个月寄上有一篇《妈妈的苦难》的短篇，后来作者离开重庆了，地址不定，故未能写信奉告，现不知《妈妈的苦难》是否收到或退回遗失，盼告知。

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？》是一篇较长的诗：说它是叙事诗是不妥当的。朋友们劝我寄《七月》因为至少可以得到一点指示，鼓起了相当的勇气：“寄吧”。

我希望能得到回信，而且指示我。

流烽敬上 七月二十八日

临时通讯址：重庆两路口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宣传队徐嗣兴收。

【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六日自重庆】

胡风先生：

我知道你很忙。或许你要对这件事感到讨厌与麻烦：我又把稿子寄给你。

半个月前接到庄涌先生的对于我底诗的意见，我很感激，我曾经回信给他，但我并没接到他的回信。而且说是要把我的稿子退回，但我也并未收到。^①

我是这样想：我这地方的信袋也许会没有底吧！

祈求你告诉我。而且以后写信的时候请用私人的名字，这样或许可以好些。

纪念两个朋友，我写《沙明》，我想在沙明这精悍的朋友身上找到希望，所以，我的题目便用《沙明》，但是我不能克服内心的矛盾，我一直到现在还不能给我的东西下一个“结论”。这，我想，你是可以告诉我的吧！

我的东西很丑，我的东西受过不少评价，但我却没有从那些“评价”得

^① 庄涌，路翎友人，他的诗集《突围令》曾被胡风编入《七月》诗丛。